

福建怪現狀

涼血性之廈門人

涼血性之厦門人

緒言

烏乎。擁五百萬方里之錦綉江山。聚四百兆圓顛之神明貴胄。東襟江海。西握崑崙。北聯雄壯膏腴之大陸。南臨璀璨美麗之羣島。溯五千年文明之歷史。產數百種原料之品物。皇矣巍哉。五洲唯一之中華古帝國也。乃以專制遺毒。致敗列強蹂躪。泊乎山河破碎。仍爾上下甘嬉。主權外奪。猶冀偷安苟且。嗟乎哀哉。其視昔之波蘭印度。今之朝鮮埃及。殆更不如焉。而論者動輒咎執政。咒詛怨詈。怒目切齒。一若執政之獨爲我累也者。迨及返觀人情之愚蒙卑鄙。社會之散漫乖謬。既不知所謂爭存競立。復無所謂團體公益。終日孜孜於私圖末利。僅顧目前。甚至嫉妬自殘。爲虎作倀。苟利於一己之私圖微益。則不惜破壞大局。戕賊同胞。以爲之而公共之國土大權。見攘於異族。反又熟視無睹。曾不足動其寸衷。噫嘻。此等民族旁觀者。曷嘗不咒詛怨詈。怒目切齒也哉。是故今日列國之待我。爲馬牛奴隸。卑族賤種。是皆吾民自尸而自致之。更何咎於昏瞶謬戾之執政。與夫強悍不仁之與國也乎。夫國民者。

一國之元素而政治之主動也。今既愚蒙卑鄙散漫乖謬人人各顧私圖而自甘棄一切之權利吾恐廿世紀不復有此種民族再得獨立於物競天擇之世界已廈門爲閩疆一島週環三十里人口十萬惟地扼樞要實爲漳泉門戶弛禁通商首占一席不謂交通已久進化難期蓋觀今日人格之劣程度之卑方諸沿海各埠實則墮然落後而不可以道里計也嗚呼今世舉凡國界種界學界商界靡不鬥智爭存優者勝而劣者敗天然淘汰蓋有無可倖免者蠢爾厦人乃猶居之不疑安之若素漠然無所見聞甚至預備立憲之朝旨全國傾向之新機風潮所播到處歡迎而厦人則仍愒然無動於中夫傳舍之官吏以及村嫗牧豎吾無責焉今若所謂薦紳先生豪商大賈忝膺衆望矜式一方而亦冥頑錮蔽厚私薄公不能提倡風氣以爲桑梓先導嗚乎使全國中人皆如此輩之塞聰蔽明癱瘓聾暗則中國不待今日而亡乃無日矣嗟乎大廈瀕覆燕雀猶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同胞勿云謂他人父便足有恃無恐也猶太人之被恣劫慘戮更將誰訴東三省之遭顛沛死亡復有誰憐大英之政界曾有印人之座位乎東京之議院曾有台人之足跡乎願我同胞其各

警省奮厲。勿涇涇徒爲一己身家計。致蹈波蘭猶太或朝鮮埃及之覆轍焉。則幸矣。作者亦廈門一份子也。同流合污。難自拯拔。而蒿目時艱。不憚越俎。蓋念及共舟共袍之義。則如物鯁喉。不得不哇而出之。是以撮舉所知。聊當喝棒。偷視爲挾私攻訐。則去作者之意遠已。

涼血性之廈門人

一 學界之黑暗

環球列邦。凡欲國勢昌明。人羣優勝者。舍教育廣徧人人。各具普還智識。則其道末由。如希臘之亞歷山大。蒙古之成吉思汗。徒知窮兵黷武。憎服與國。氣餒所極。非不震撼四方。囊括宇內。迨乎人亡政息。繼起無人。則又土崩瓦解。漸就衰亡。此近世列強所以專重文化實學。以固基礎。與昔之僅恃武力。旋興旋仆者。不可同日而語。已吾國自甲午戰敗。以還。陋劣畢呈。窮極思變。熱心愛國者。奔走大呼。亟亟此普及教育。提倡實業爲急務。庚子以後。熱度陡增。是故興學興學之聲。喧播遐邇。凡屬稍明時事之紳商。類能不待官吏驅策。自設法圖之。直隸一省。各項學堂。多至千百。而無效驗結果。直可翹首以望。此尤彰明較著者也。不意通商口岸之廈門。遲之又久。闕然無聞。僅一有名無實。不新不舊之所謂中學堂。聊以自欺欺人。而抱缺守殘之僞儒。頑固閉塞。一如昔日。向者只藉雕蟲帖括。以弋科名圖富貴。一旦科舉廢絕。幾如瞽人失相。咄咄書空。其不肖者。且猶夙夜夢想。妄冀恢復。其實若輩。口雖聖賢道德。

行則卑污蛇虺。求一言行無違。實不多覩。今無端而失厥根據。巢穴。故於學堂一舉。不免囿嗔生妬。而陡生阻力。固其所也。

興學之事。當地紳士既不建白。官吏復存五日京兆之見。因而藉口延宕。以求得過且過。一如秦越互視。痛癢無關。職是之故。遂使漳泉樞紐。人口十萬之廈門。并一完全蒙小學堂而無之。此鄙陋之原因也。迨至去歲。疆吏復行促辦。始由前道玉貴。聚諸紳董。磋商。爰將玉屏紫陽兩書院。併立一中學堂。實則官紳初非熱心興學。不過官以虛應。塞責。紳則自顧私圖。是以因陋就簡。形式尙多不具。然而該道既冒興學之名。劣紳復遂盤踞之願。蓋已兩得矣。

玉貴即滿人中媚外派一流人也。在廈頗有廉名。然但逢迎保位。此外別無作爲。所辦交涉。摧民氣。傷國體。不一而足。學堂之立於彼。既無損益。自亦所有短長。一位院紳把持播弄。已但享成而已。於是文明萌蘖之學堂。關係人才消長之教育。竟墜五里霧中。不露光明一線矣。

兩院公產。約值六七萬金。年中入息。亦在六七千元。課士之時。除發給膏伙外。餘則

用諸祭祀宴樂。及一切紳董夫馬諸費。其權則掌於院董。係由彼中互相推舉。官不過問。商紳亦難與問。以故遞相授受。不肖者。且有侵蝕染指之弊。此次改設學堂。雖非若輩所樂。然恐或被官吏撓奪。則懼失其舊有權利。是以利用昏闇之玉道。以遂其盤踞故智。設立之後。某孝廉卽以監督自居。以弟爲漢文教習。餘者皆其私人。同儕涎其薪水。欲嘗一襦而不得。未免嘖有穎言。嗣後始定爲各董輪當。年一易之之例。其事始寢。烏乎。學堂所以培植人才。公款原以共謀公益。此次不惟書院公項。且有富戶捐款。以及保商撥助。爲數尤屬不貲。若輩居然玩視營私。不問教員稱職與否。課程合格與否。諸事不由公議。不由簽署。一以私意爲之。後始授意昏官致聘。以避壟斷之名。抑何狡耶。豈知學堂有官立民立之分。此堂旣爲公款。及勸捐。則純然爲民立者明甚。其組織之始。須先設立堂董議員。凡事皆以決議行之。方爲合法。蓋官其暫也。一任有一任之見解。未必能爲一方造福。紳其常也。教育優劣於己身。無切密關係。况是非出於公論也哉。

今之言教育者。靡不重精神而畧於形式。該堂不特精神全無。形式亦多不備。如課

目所列算學。格致。體操。圖畫。迄今尙付闕如。英文教習。僅用某院之生。程度既淺。且未卒業。因徇某官之薦。故覩然而列諸教席。緣該堂監督教員等。皆爲八比名家。於普通之學。一無所知。所注意者。係在經義詞章。他則徒具其名而已。此外又復孜孜於宣講聖諭。拜跪禮節。以及禁用外國名詞。不准聚會演說。閱看報紙。及諸課外他種書籍。噫。學堂如是。是自塞聰蔽。明方諸各國。驅啟民智。競尙文明。相去乃不可以道里計矣。卽與今日之預備立憲。及組織地方自治。尤爲刺謬。嗚呼。豈慮吾人奴隸頑固之根性不深。故又重以錮蔽乎耶。夫廈門旣無師範。且無高小兩等生徒。何以入手。必以中學是務。蓋若輩慣以師心自用。殆私自爲計。非爲公益計也。且凡求入學者。必限以曾經習經。否則雖有文理粗通。亦以不合論。噫。吾不知彼何昧於普通。而獨重於經文之果爲何解耶。總之該堂。實與尋常書塾等耳。推其結果。必至聚羣育。不能成一師曠。中學云乎哉。

嗚呼。廈門以通商之地。紳富之衆。今旣不能多設教育。以圖幸福。且并一完全小學而亦無之。則將來之影響。必至位置權利。皆隳乎他處之後。吾不惟爲厦人惜。且復

爲厦人羞。其能解嘲者。則有倫敦教會所設之泰山小學堂。按其組織。亦頗可觀。然其經費多由中外人所捐助。爲數無幾。且爲地位所限。僅容生徒六七十名而止。噫。以僑寓之教士。且能借箸代籌。吾不知生斯長斯之紳富。其自居果爲何等耶。是此堂。不惟不能爲厦人解嘲。適形吾羞而已耳。

鼓浪嶼尙有教會所設之英華書院。其課程雖係專重英文。然其規則整肅。教員尤能循循善誘。亦學界之一助也。此外尙有教會大學小學。則皆趨重宗教。今姑不論。若美人所立之同文書院。係由該掌教某君。美國人特向本地各富紳募集。彼等因係外人祈請。不得不立破慳囊。以酬宋意。至於課法如何。彼固始終未嘗過問。若其內容。則除偏重英文。餘皆不備。卽漢文亦在若有若無之間。學生雖有數百人。類多蕩檢逾閑。毫無規則。或問掌教何不酌加約束。答曰。彼輩原無宗教聽之可也。而就學家屬原冀習些英文英語。以爲後來謀就。辦大寫。俾圖他日衣食之地。初無高大設想。而外人所以創立初意。亦爲活潑機關。擴張勢力。與教會熱心興學之美意。則迥乎不同也。

日人所立者。則有東亞瀛夏諸院等。皆係專授日文。然學徒不多。規模亦小。遠出於同文之下。夫無論何國。決無不通本國文字及普通階級而汲汲然以幼稚之年。遽令就習他國文字者。有之。則自吾國始。一國之中。尤以廈門爲最多數。夫廈人曷爲乎輕重反置。倒施逆行耶。則昧於教育。急於圖利之心爲之也。然則廣設蒙小學堂。首施普通教育。是爲廈門今日當務之急。吾不得不望補偏救弊。濟饑拯溺之富紳大賈已。

廈門學界於黑暗之中。忽而突放光彩者。卽本年高等女學之建設是也。此舉爲熱心公益之閩清黃孝廉等所發起。其資則向四處募集爲多。本地捐助較少。而廈門所謂富紳書紳商董多不與聞。蓋腐儒及頑固之輩。主持女子無才便爲德之謬言。深鑄腦際。迄今尙難了悟。其餘涼血輩。則不知不覺。更何論焉。現在該學規模粗具。堂所未立。故就學數尙寥寥。然將來成效發達。能爲一方造福。則可斷言也。嗚呼。黃氏諸君。厥功偉矣。

報館爲學界之要部。社會之機關。上以監督政府。下以輸入文明。而人羣不可不有。

之要件也。故歐美各國。每驗報紙之興衰進退。以斷國勢之強弱。文野蓋有由也。我國自甲午以後。惟報界最爲昌順。發達興廉。立懦今日政界之能稍露光明者。不能不歸功於各報倡導之力。其例亦不自今日我國始也。廈人程度獨卑。觀感之力甚弱。以故前之報館數立數蹶。迨至去歲。居然有報三種。而以福建日報最爲特色。從事諸君。悉皆有志之士。發聲振聵。裨益良多。

今以勢利污濁之地。頑固邪鄙之民。一旦而有是非公論。歡迎固不乏人。觸忌尤占多數。至若黑吏勢紳。奸商莠民。尤多不喜。加以風氣閉塞。銷數不多。血資消耗。挹注無方。遂於本夏橫被職官摧覆。其他兩館亦以入不敵出。次第歇業。於是本埠及漳泉仍處於聲聲黑暗之域。嗚呼。廈人以無熱血。無團體。無公德。無是非。乃至一公共。機關裨益大衆之報館。而亦不能贊助。成立。他何言哉。他何言哉。茲謹摘錄該報所論設學之事如左。以見該報忠於廈門之一斑云。

論廈門宜設立蒙小學堂（錄福建日報）

比年以來。朝廷輒下振興教育之詔。封疆大吏。仰承上意。飭屬興學。通國之內。教

育勃興。是誠可爲中國之前途賀也。然而吾觀於最切近最親愛之廈門。乃竟出諸意料。久而久之。始有改玉屏書院爲中學堂之成議。然以廈門住民之多。富力之大。豈僅一中學堂而已乎。則蒙小學堂之普及設立。尤其最急也。

蒙小學堂爲造就人才之始基。中外學者言之詳矣。卽在廈門之官場紳界商家士子。亦知蒙小學堂之利益。而至今無一計畫之者。曾問其故。動委無款之可籌。夫廈門。豈真無款哉。廈門爲通商巨埠。而漳泉二府之樞紐也。富庶之力。甲於閩南。苟有實心士夫。出而提倡。則設立十所之蒙小學堂。猶綽綽有餘。而何慮乎無款哉。

據吾所調查而言之。廈門公款之所入。每年幾達十萬元。卽以一半爲興學之費。每年有五萬元已足爲蒙小學堂十所之開用。而有志士夫未敢一議及者。則以竊握公款之人均屬在地之巨紳大商。慮得其罪。緘口不言。遂使殷盛繁華之廈門。遠不及他省之一邑一鄉也。夫以地方之公款辦地方之公益社會之所同情也。夫廈門人亦人也。亦國民之一分子也。興學之舉。分所應爲。卽不爲中國計。豈并

不爲廈門計乎。廈門公欸之富裕爲他府他縣之所不及。吾愛廈門也。吾愛廈門之振興教育也。吾試歷言其公欸以俾有志興學者之一助。

商政局以保護華商之題目，凡旅客自外歸廈者，每名例徵二金，一年收入約計七萬餘元。此公欸之最大者。然商政局雖設而歸客曾受保護之益否。人言嘖嘖怨語沸騰，則一年收入之七萬餘元，不過供地方官之揮霍或爲胥吏之分肥耳。昨年六月王丹揆參議巡視廈門，廉知其弊，奏改商會辦理。然商會亦有名無實，未能一盡保商之責任也。夫既未能保商而歸廈旅客每名空納二金之費，甚屬無謂。故不如以此欸爲興學之用。其生利有十倍也。卽不能而撥全部之半歲亦可得三萬餘元。此公欸之可籌者一也。商會辦理之欸，又有貢燕一宗。貢燕之病商害民，廈人莫不知之。其欸則抽商家行仲，每年三萬餘元。於春秋二季貢諸內廷。每回需燕約一百斤，而開用各種之規費，多於燕斤者數倍。二百餘年無人奏免。今以興學之事，僉稟大吏代奏，豁資卽請用爲學堂之費。朝廷俯念輿情，當必准如所請。而廈門興學每年多入三萬餘元，棄一害而興百利，且可爲商民栽培。

子弟則抽收行仲將見倍形踴躍。是公款之可籌者又一也。科舉既廢。月課亦停。則書院現成之款。正可改爲學堂之費。查廈門原有玉屏紫陽兩書院。爲舊時課士之地。玉屏公款。一年約入七千餘元。今已議爲中學堂之歲用。可置勿論。紫陽規模較少。然歲入不下二千元。此外又有義塾之款。賓興之款。其詳雖不可知。然歲入應有千元。此三者皆爲昔時教育之費。而改充今日學堂之用。其成績必勝於舊有之數。衍此公款之可籌者又一也。近日議者有提撥義倉之存項。爲本地興學之需。其策甚善。夫義倉之設。所以備荒也。前者海通未開。廈島孤立。不得不設義倉以濟萬一之急。然揆之現勢。本埠爲貿易商場。電線聯絡。輪船往來。設有荒年外米立至。則義倉之設。今日似可無庸。不如撥爲學款之有着也。義倉之外。公款尙多。或大或小。更僕難數。卽提寺產爲學費。各處有行之者。而廈門寺院之盛。香租之多。一年入款至少亦三千元。是公款之可籌者又一也。

夫使無公款。而廈門遂不能設立學堂乎。此非有志者之作爲也。廈門學堂現亦有數所矣。若英之英華書院。若美之同文書院。若日本之東亞書院。當其設立之

時。豈。外。人。盡。出。其。款。乎。吾。聞。廈。門。紳。商。之。替。助。者。或。數。千。元。或。數。百。元。或。數。十。元。樂。觀。厥。成。慷。慨。捐。納。特。以。我。國。無。人。董。理。教。育。之。權。遂。不。自。我。操。然。則。廈。門。之。興。學。非。爲。無。興。學。之。歎。而。患。無。興。學。之。人。苟。有。其。人。則。學。費。可。立。而。得。也。近。者。某。某。諸。氏。計。畫。設。立。高。等。女。學。堂。此。議。一。布。而。灌。口。富。商。杜。長。氏。首。捐。二。萬。金。爲。建。築。學。堂。之。費。既。而。陳。宜。秋。女。士。捐。二。千。金。林。叔。臧。京。卿。捐。千。八。百。金。自。千。金。以。下。者。凡。數。十。人。則。學。堂。經。費。之。易。速。籌。者。可。爲。明。證。又。聞。香。港。富。商。吳。理。卿。氏。漳。州。人。也。日。前。函。知。廈。友。願。捐。二。萬。金。爲。廈。門。建。築。漳。泉。中。學。堂。之。費。則。旅。外。同。胞。之。希。望。廈。門。興。學。者。尤。可。概。見。且。夫。廈。門。紳。商。固。非。頑。固。之。徒。也。當。夫。外。人。之。興。學。慨。以。替。助。巨。款。豈。有。本。國。本。地。之。興。學。而。反。漠。然。棄。置。吾。料。諸。紳。商。必。不。爾。爾。也。吾。望。諸。紳。商。必。有。十。倍。熱。心。爲。父。母。之。邦。振。興。教。育。也。是。則。在。地。之。民。款。可。籌。者。一。也。漳。泉。兩。府。之。人。商。工。於。南。洋。者。凡。數。百。萬。眷。念。故。里。急。公。好。義。平。日。之。賑。濟。災。荒。建。修。廟。宇。一。呼。而。數。萬。金。集。今。以。興。學。之。事。刊。布。節。畧。僉。委。妥。員。前。往。勸。捐。必。有。替。助。巨。款。以。爲。桑。梓。振。興。教。育。之。資。是。在。外。之。民。款。可。籌。者。又。一。也。公。款。之。外。

又有民款是廈門學費之充裕固非他省他地所可比例矣

籌款之法又有一策歐美各國行之即日本亦未嘗不做行之所以學校如林學

徒若鯽自市鎮以及鄉村莫不設立學堂其教育之振興真有如日之升也然其

學堂除醫學校國語學校師範學校爲政府所設立其經費概出於官外若其他

各地公學校之經費則由民間負擔而政府畧爲補助也彼其籌款之法凡納屋

稅者每元約加一角有半就地勻攤若在貧寒之地徵款不足則從而有之官款

或民間之公款充之爲基本金年收利息以備學費蓋設立學堂之利益人人有

子弟就學之志願則人人應有捐助學費之義務此最宜效之法也廈門現有舖

捐猶日本之所謂屋稅唯彼以屋稅爲地方行政之款而廈門之舖捐乃繳政府

賠款之需收用之途不同耳若加捐興學取之甚輕諒亦爲廈人所心願也然而

中國官場有不能取信於民者譬如賠款一條廈門一年應派若干未曾言明今

日開一捐曰爲賠款也明日又開一捐曰爲賠款也賠款有限而徵捐無窮吾知

取於民者十而繳於政府者一也今若欲效日本興學加徵舖捐之法則必先造

豫算。表。布。諸。通。衢。某。保。學。堂。若。干。所。某。所。年。費。若。干。金。某。保。宜。納。學。費。若。干。元。徵。收。之。後。又。造。捐。表。布。諸。通。衢。某。鋪。加。捐。若。子。某。保。計。捐。若。干。務。與。負。担。之。額。相。孚。不。致。有。所。中。飽。如。是。則。人。人。皆。信。人。人。皆。願。加。納。矣。然。徵。收。之。時。雖。由。官。委。經。手。既。畢。則。須。全。數。交。付。董。理。學。堂。者。轉。寄。銀。行。生。息。以。時。取。用。如。是。則。廈。門。興。學。經。費。於。公。款。民。款。之。外。別。有。一。途。也。

學。款。籌。矣。學。費。足。矣。其。次。則。在。於。畫。區。建。學。查。廈。門。原。分。十。八。保。保。有。董。事。以。辦。保。務。今。當。建。學。之。時。卽。以。保。董。爲。學。務。委。員。而。公。舉。保。內。之。方。正。通。達。士。商。四。人。充。爲。學。堂。正。副。董。事。各。擔。其。責。以。參。酌。教。科。之。完。善。管。理。財。政。之。出。入。而。官。爲。之。監。督。譬。如。設。學。十。所。則。自。十。八。保。分。之。大。保。宜。設。一。所。小。保。二。者。合。設。如。是。則。各。保。皆。有。學。堂。矣。保。內。之。子。弟。皆。有。就。學。之。所。矣。凡。遇。春。秋。兩。季。各。保。之。學。務。委。員。集。議。一。次。以。研。求。教。育。之。進。步。并。報。告。其。保。之。學。况。俾。他。保。互。相。觀。摩。各。求。良。善。而。官。爲。考。成。佳。者。獎。之。否。者。勵。之。若。學。務。委。員。有。放。棄。其。責。任。之。事。准。保。內。人。民。共。鳴。其。罪。而。黜。陟。之。再。選。有。名。譽。者。充。之。蓋。人。民。有。負。納。學。費。之。義。務。卽。有。參。議。

學務之權利一出於公無有偏黨如是則學堂之設皆求實事矣。學區定矣其次卽在校舍校舍之良否尤與教育有大關係焉。今當急興教育之時創始經費或有未裕則各以保內原有之廟宇充之略加修繕取其清潔光明有合衛生上之設施足容學生五六十人之座位者足矣。校舍附近尤宜擇一寬敞之地以爲體操之場或買民有家屋而取除之修平地而四圍栽植樹木以爲學生運動遊戲之所蓋學堂之設立在於養成德育智育而體操一科卽以養成體育也。振尙武之精神完國民之資格關係宏大論者多矣。此體操場之宜與校舍同重矣。

校舍建矣其次卽在招募學生。然廈門爲初設學堂之時風氣未開志學者寡則必實行強迫教育。夫強迫者非強橫之謂也。彼不知學而我勸之勸之而彼不爲則不爲之害與爲之利昭昭既明勸之不從乃強爲之是謂強迫強迫教育文明各國皆有爲之非自吾始也。而強迫教育之方法則吾請言之。廈門未行警察戶口之籍不能詳明然各保既有保董則保董有查察保內戶口之職權今且以

保董爲學務委員則學務委員又有勸導人民就學之職權是強迫教育之實行學務委員宜身任其艱也當此興學之時凡各保宜先編造戶口之籍載明男女之數自七歲以上至十五歲應入蒙小學堂者苟非廢疾抱病及家極貧困以子弟爲生利者之外則皆勸導就學勸導不從卽強迫之而并罪其父兄蓋父兄者有勉勵子弟之責任而子弟者有服從父兄之性質也是故父兄之教訓既嚴而子弟斷無有不就學之人也且今者科舉既停書房淡寞制藝既廢新學發萌夫苟非無血性沒腦筋之徒孰不欲造就人才爲他日報國治世之用次之亦足爲養生贍家之本學堂之設有明效矣而吾於強迫教育之外又有一法夫父兄之不欲教訓子弟就學者以不知學堂利益之真相也今於每月擇一星期之日由學務委員招集保內之人於學堂之內學堂之董事教習皆列以次演說或陳舊事或舉現狀悉注重於教育一途俾聽者有所激動則演說之能力當必收效無窮矣以柔輔剛亦興學者之要着也

學舍既建學生既募則學堂之規模立矣而教習之賢否與教科之適否亦有志

興學者所宜講求也。然而廈門之語言與外省異。卽與省垣亦異。欲聘教習實難。其選夫使漳泉之人士而有堪爲教習之資格者。聘之固易。以漳泉之教習。教漳泉之學生。尤爲穩洽。宜聘用漳泉之人。曾在日本師範學堂留學生。卒業者。以來教漳泉之學生。語言既同。講授自便。夫蒙小學堂之教科。非有高尙深遠之理想。卽其教習亦非必求博聞多識之人才。但有曾受文明教育。熟知教法。足爲人師者。自可用之。若今日各地紛紛議設之學堂。往往所聘之教習。多屬舊時之入比家。吾不知彼於教科書曾一覽乎。於教科書中之歷史。倫理。地理。算學。曾一研究乎。若未研究而仍以舊時書塾之子。曰詩云。教授學生。則其貽誤子弟之罪大矣。夫教習云者。非謂盡人皆能也。又非謂讀書識字者皆可能也。譬如我爲新聞記者。則吾必求記者之學業。辨記者之義務。以毋負吾記者之天職。若使吾一旦而爲學堂教習。則吾有未能也。夫學非所用。非所學。則必誤人。害己。如諺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矣。屠人坦一朝而解十二牛。所排擊割剝者。皆衆理解也。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使爲教習。非獨未能操刀使割。抑恐爲屠人笑矣。是故學堂之選

教習自宜詳細訪求杜絕一切之夤緣情而後於學務有裨益也。

且廈門之學堂亦有數所矣而不聞振其學生愛國之精神並增其普通之智識吾恐其原因不但由於教科之未善耳。今且姑就教科論之則廈門者中國之地也廈門學生者中國之國民也。今以栽培中國國民之目的當趨重中國固有之漢文。然以吾所聞則其所以教學生者往往不過外國之語文耳。曾有入堂四五年而中國尋常之書信不能作也。而中國之地理歷史不能知其百一也。爲外族培無數之傭役累中國添幾輩之漢奸學堂之效竟至於斯。廈門教育之前途尙可問乎。然而吾所議設之蒙小學堂固中國之學堂也。其教科則必保守中國國粹爲第一義。振獨立之精神勵保種之意志以造成偉大國民之資格。而於普通教科之外又宜特立官話一科。夫官話者公話也。爲中國之國民而不識中國之公話是猶跛者欲走盲者欲視甚矣。其不利便也。夫漳泉二府之語言非僅不能通於省垣且不能自通於府屬也。泉之五縣大畧相同而漳之七縣則龍溪有異於詔安詔安有異於平和平和有異於漳浦以語言龐雜之故遂致性情杆格而

地方所辦之事業。每至不能一教。今於學堂教科之內。卽寓混一語言之法。他日學生卒業以後。東西南北無往不宜。是官話之教授更急於外國之語文也。聞當考覽列國蒙小學堂之教科。莫不注重國文國語。而日本之教科書則純以東京官話編輯之。我國現行之教科書亦既採用淺顯明白之漢文。以便蒙小學生之讀解。若在廈門而更加授官話。其收效尤無既也。

嗚乎。教育爲文。則之發端。而蒙小學堂爲造就文明之地步。吾愛廈門也。吾有望於廈門之興學也。滿腔熱血。不憚煩言。邦人君子。有聞吾言而起者乎。廈門幸甚。中國之學界幸甚。

一 商界之腐敗

一國商務之盛衰。端視天然出產之豐。齋此蓋盡人而知者也。近世以科學發明。新理日闢。遂有變瘠爲腴。反客爲主之妙。苟不講求製造。振興實業。雖有膏野千里。沃田萬頃。其出息所獲。不過等文明國不毛地之販料。製物一機。廠耳。不觀夫英以區區三島。德僅歐洲一隅。其土地不必膏腴。其物產不必豐富。而今之商務。幾執全球。

各國之牛耳。卽其證也。

曷言乎科學新理也。美以化學肥料。取價極廉。而所獲逾常數倍。英以煤鉄兩種。祇工製作。而富強甲於天下。乃吾國自互市以來。墨守成法。味然無所變更。核計進出。每歲無不釀成一絕大漏卮。烏乎。藉非地大物博。數千年。蓋藏富厚。則中國不亡於鋒鏑而已。就滅於商戰。久矣。茲校關冊所載。五年間洋土貨進出價值。揭示如下。

光緒廿五年洋貨入口二百三十四兆兩 土貨出口二百十八兆兩

對抵耗去銀十六兆兩

廿六年洋貨入口一百八十六兆兩 土貨出口一百七十七兆兩

對抵耗去銀九兆兩

廿七年洋貨入口二百三十八兆兩 土貨出口一百八十八兆兩

對抵耗去銀五十兆兩

廿八年洋貨入口三百零一兆兩 土貨出口二百三十八兆兩

對抵耗去銀六十三兆兩

廿九年洋貨入口三百十兆兩

土貨出口二百三十六兆兩

對抵耗去銀七十四兆兩

上端所舉。僅指出入貨值一項而言。至於逐年應付各國賠借款本利。歲約四十餘兆兩。又每年購辦船艦軍械等項。不在洋貨價內者。亦約十餘兆兩。是每歲各國以迭出不窮之洋貨及賠款。易我有限金錢者。其數恒在一百數十兆兩。而廿九年以後。三年間定必逐歲遞增。其數猶不止此耗矣。哀哉。吾全國同胞。若猶不知振作變計。長此以終。吾知再遲十年。銷耗膏脂。又當數千兆。其時精血已枯。人將餓殍。縱有恍然大悟。發奮圖存。烏乎其可得哉。其可得哉。

蓋我國。通市以迄今日。全國膏脂。其隨東。西洋潮流。以俱去者。我不知其幾。萬萬也。所延至於今。尙存喘息者。皆賴各處僑民。胼胝血汗。每歲反哺祖國之六七千兆。下之所賜也。然以較諸洋貨賠款之歲耗。則又渺乎其小矣。而近之排斥黃種。驅逐工。其聲正闐於南北美洲。以迄於澳洲大陸。烏乎前途。岌岌後顧。茫茫蒼海。又安知其終極哉。

福建一省。地方穠瑋。人口稠密。洋貨充物。而土產寥寥。所能抵制剝奪。藉紓貧困者。亦賴旅外二百餘萬同胞。歲運血汗之資。以爲挹注耳。卽以廈門一口而論。廿九年洋貨進口。計值八百八十一萬餘兩。其由汕頭充消漳屬者。不在此數。而土貨出口。則僅二百零三萬餘兩。中且有他埠轉口者。而每歲閩僑匯由廈埠。分散漳泉興永各內地者。約在壹千餘萬元。是勞力所入者。仍被洋貨攘奪以去。況年來美屬。旣以苛例迫逐。法荷復以橫征虐待。而祖國且無土產製造。能助其經營。東隣新興。日以擴充權利。掠奪其恒業。此吾閩人內外生活。所以日見銷索也。

假有一甌之飯。一勺之水。原以養活三人者。今竟有十人起而共爭之。終則十人皆患飢渴。因自咨嗟怨懟。反置他室之珍饈瓊漿於不問。一任外人據案大嚼。彼等惟有睨視扼腕而卒不能併力作氣而共奪之。此卽今日吾國商界之通病。非僅廈門一埠爲然。今姑勿論。

廈地爲漳泉興永貿易之樞紐。閩人出洋謀生之總匯。百貨麇集。商務輻輳。意其介紹文明。輸入風氣。以爲內地領袖矣。不謂商界腐敗。人心渙散。交際詭譎。道塗隘污。

實無以愈於窮鄉僻壤也。風氣所趨，類皆欺狡詐僞，強橫是尙，不循正道，不憑公理。大凡少有高尚思想，遠大氣魄，而嫉妬之心，尤爲普通性質。凡有勝我者，懷忌而中傷之；次我者，譏諛而賤視之；澆風所播，則以紳商兩界爲甚。此廈門文明，所以不進而程度所以甚卑也。若究其原因，所自蓋襲漳泉之敝俗使然。緣兩郡各屬，向皆聚族而居，習俗最悍。睚眦偶起，則械鬥旋興。殆卽勇私鬥怯公戰之劣民族也。廈門商界，向有十途之稱。每途各倩一人代表，名爲出官，用以謁見官長，辦理詞訟。此外別無所爲。又每途置一偶像，年一授受遞供。於是而途務之能事已畢。不知者以爲每途名係成一團體，實則同業之中，方且妬忌傾軋之，不暇遑論整頓行規，共圖利益。至於研究利害變計改良，尤非若輩所能夢見。以故一埠之內，各貨之中，其帳期平砒，各有種種差別。皮重壓砒，亦無一定規則。他如彼此買賣，僅憑唇舌，不用成票，貨件取與，只聽經手，不設收單。其初各存含混私心，終則爭論煩擾，種種陋習，不一而足。蓋其紆迴曲折，皆以自欺欺人也。然而商會業已設立數載，乃於此等頹風惡俗，則未刪改一二。噫，廈商其殆嗜痂者耶。

十途中之可觀者。向稱洋北兩郊。洋郊以土產器物食味。運往南洋英荷各屬。以備華僑購取。其貨色類皆零星瑣屑。其稍成數者。僅有紅烟一項。乃邇來美日紙烟。幾將盡奪其利。此後恐亦必居劣敗而後已。北郊昔以台糖漳糖。銷售北方一帶。爲大宗。詎自割台以後。台廈貿易。悉被外奪。若漳糖一色。則漳人種造之法。自始至終。未嘗一變舊例。方以各國新法。總合出數。不過能容一廠已耳。彼則業此者。多至一二十家。各立門戶。互相矛盾。加以肥料工食。無不昂貴。種種原因。遂至難與洋糖角逐。是以年見短縮。苟不變通改良。終亦必敗而已。嗚呼。農工爲商務之要素。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吾寧不爲厦商之前途悲耶。十途中之最下乘者。是爲乾菓藥材兩業。若輩居心狡詐。旋閉旋開。以施其折扣技倆。甚有爲之數次。因而居然致富者。更有店號。依然貿易如故。而亦藉端折扣。覷然而爲損人利己之謀。乃厦商歷來不甚注意此事。遂致涇渭同流。美惡莫辨。此誠商界諸君之自貽伊戚者也。

廈門最利航業。最宜於振興工藝。建設製造之良海港也。乃厦人無毅力。無氣魄。狃於目前故習。不能組織合資公司。以與他人競爭權利。今既商業凋敝。土貨日絀。將

有江河日下之勢。嗣後苟不提倡新法。振興工藝。竊恐將來僅餽外人餒餘。只博外人傭資而已。無復有通商口岸之真價值已。

商部前此亦頗提倡實業。訪興工藝。故去年廈道玉貴。以被上峰敦促。不得已乃於外清某處租民屋。懸招牌。購器料。聚游民。皇皇然號曰廈門工藝局。其實該道意在敷衍塞責。紳商亦皆視等弁髦。事過數月。一藝未成。一器未就。玉即獲遷以去。局亦乏費閉門。今則并其遺跡而亦不可究詰矣。論者以爲今日。凡百創舉。必須紳商自結團體。自籌經費。而後始有成效之可言。苟涉散漫畏難。凡事仰仗政府鼻息。其不蹈廈門工藝局之覆轍者幾希。然則廈門之有商會。曷嘗不紳商自結團體。自籌經費。乃已忽忽三載。曷爲乎成效全無。商情腐敗。一如昔日。不寧惟是。卽其形式組織亦多不備。嗚呼。適見廈人之無公德心。無自治力焉耳。

廈門獨有特別怪象。而爲全國口岸所無者。卽洋籍之衆。及洋行之多是也。割台以來。其數頓增。今除東西各國真正洋人不論外。統計華人之隸歐籍。懸牌營業者。約數十家。懸日本商牌者。二百數十家。各色人等。冒稱台籍。領取執照。而向日署註冊。

報到者亦約一千餘名。是以上自縉紳豪富。下逮屠狗與隸。靡不自稱曰籍民。籍民以故。大自錢債戶。土小至睚眦口舌。動輒求移照會。唆起交涉。以爲挾制官長。凌壓儕輩之用。嗚呼。以通商口岸之廈門。幾成萬國殖民之公地。蓋皆此輩有以釀成之也。夫台灣土著。例地以後台人必須入籍乃能掌產南洋覓覓。生長南洋各島例得該國保護覓覓係馬來語譯言嬰孩今以專指南洋生長者。吾實無責焉。所可怪者。則桀黠之流。鑽營冒託。以求廁於各國籍民之列。以肆其非爲作僞之計。甚有浪費金錢。輾轉夤緣。而不可得者。更有趨媚該領。餽獻珍奇。動逾千百。以結其歡心。而驕示儕輩者。噫嘻。茫茫五洲。強弱興亡。國滅種夷。吾蓋聞之矣。然又安從而見此涼血無恥之怪民族也哉。

若輩所以靦然爲此者。則皆由於陋習相沿。凡事不循公理。不論是非曲直。一以強暴誇尙。於是乎懦弱者藉此自衛。蠻橫者挾此制勝。況凡官吏一切苛征勒派。籍民例得徼免。又如詞訟一切。華官胥役。不得任意魚肉。商人爲此。係以利用華官。代逼逋欠。莠民爲此。係以受僱頂兇。藉圖衣食。紳富爲此。亦係有爲而爲。意藏言外。蓋一徑隸名外籍。於華人種種權利。一無所損。此外復得挾持外勢。以作護符。狡兔三窟。

彼又何憚而不爲耶。

嗚呼。吾不怪彼輩之狡黠作僞。而獨恫夫政府官吏之爲淵敵魚。爲叢敵爵也。通商之始。全國誤於三數昏謬庸臣。創爲出重人輕稅則。率入約章。太阿倒持。以自蠹商病民。流毒所至。今方未艾。卽以廈埠而論。關稅而外。復有常稅釐金雜捐。貢仲各項局卡。一遇商民呈驗貨單。一經寫錯日子。悞書名目。局員巡丁。靡不乘瑕蹈隙。指爲影射頂替。威迫勒罰。動逾百十倍。勢必飽其慾壑而後已。商家多有因是而傾家破產者。蓋其詭詐魚肉。商界畏若盜賊蛇蠍。以故全廈大小商肆之懸洋行牌者。幾占十之八九。則皆局卡有以驅逐而釀成之。不能徒執一端咎也。

商會者。所以固結商情。挽回權利。提倡實業。消除困難者也。商部畀以直接之權。官吏助以保護之力。其體制不爲不崇。能力不爲不大。廈中紳商。果屬熱血有爲。正宜乘此時機。合力通作。以造商界無窮幸福。況此間復有保商特別進款。歲入三四萬元。洋名回里每名徵取一元前錄福建銀兩每人二元者悞足資撥充會費。以地方公款。用諸地方公益。寧有謂其不當者乎。乃因衆情不洽。辦理不善。議董會員。又皆不擔經費。自棄權利。遂至成

一無關痛癢不足重輕之商會。嗚呼。闕茸如是。廈門又奚必有此商會爲哉。夫商會。微特固結團體已也。其宗旨尤在提倡實業。挽回權利。而提倡實業。挽回權利。首宜調查報告。設所陳列。然後始有觀感奮興。坐言起行之效。今該會於此等綱領。不特不能實踐。且并思想言論而亦無之。嗚呼。吾不知全體會員。其所懷目的。果居何等耳。

總理林氏。係爲全閩首富。先後被舉。聞者皆無間言。惟一已事業頗繁。勢難兼顧。會事。乃以其戚某爲坐辦。某固宦場中人。辦事皆以官氣爲之。於商務既多柄鑿。於議員尤見抵牾。至若協理。則惟唯諾諾。始終未嘗建一議。設一策。一惟總理之馬首是瞻。蓋庸常而無公益心之一流人也。會中凡遇選舉會議之期。庸懦者類多託故不與。佻劣者則又任意囂張。固無專員監議作主。坐辦人等亦皆玩視。致致紛擾。聒雜。毫無文明秩序。地方官長。近多不臨。坐辦現已知難而退。所謂議董議員。莫不泄沓成風。散漫而不可收拾。腐敗情形。殆達極點。近聞議董員自念向無參預權利。由於不擔會中經費。現擬歲認二千元以爲津貼之用。然則會事從此其有多乎。

夫總協理既難整躬率屬。專心致志。則其提綱挈領者。不得不望諸坐辦一人。第坐辦上以晉接官場。下以聯絡商界。中以代表總協理之意見。總攬全體。實繁任重。其人苟非公明練達。深知大體。而又閱歷商務。且具公益心者。必難勝任愉快。宦途老吏。白面書生。茫乎商情土俗者。固不可。即熟諳商情。衆望皆孚。面胸無點墨。目光僅射咫尺者。尤不可。是以商會存亡。繫乎一方成敗。一方成敗。則視乎商會坐辦之得人與否也。

今夏有人冒託洪陳之名。稟託商會情形於商部。部中即將原稟寄示商會。其意似欲個中人有即改之。無則加勉。蓋亦無所是非云爾。稟中情形。不無稍有不實不盡。然若採諸輿論。證以見聞。則稟中所言。固非盡誣也。茲將原呈照錄如下。可見是非宜從公論。不得以一人之愛憎獨爲褒貶也。

具稟廈門行商會館總董洪○○十八堡董事陳○○暨衆董等爲廈門商務總會亟須切實整頓敬陳管見密懇察核事竊廈門商務總會自改歸商辦後總理林爾嘉素負盛名有心提倡奈公務孔多前則在苦不能視事繼則入京多日今

則從事銀行礦務諸端以致無力兼顧而旁人乘機竊權藉勢妄作地方官復從而作梗除坐支薪水外至今未見成就一事內容腐敗種種不一廈中有保商不如易名剝商之謂謹陳亟須整頓各節數爲鈞部縷晰陳之一曰尊國權中國之隸洋籍挂洋牌者以廈門爲最盛而廈商之爲此者尤以上等社會爲最多歐爵毆魚良堪沉痛今幸有商會之設正可極力挽回聞協理邱曾瓊身膺鹽運使銜戴孔雀翎其二子一鄉舉一秀士固中國臣子也詎料該協理所創匯兌竟託名英籍大書特書曰鴻記洋行見官則以紳士自命控官則以英商出頭此風廈門雖多不圖堂堂一協理亦忍出此何以表率衆商主持清議合請鈞部嚴飭該協理速將洋行牌號除去改歸華商凡在商會辦事各員有洋籍者一併革除並責成廈防同知查明籍商各號另編成冊勿許濫廁縉紳之列使其因恥知奮則國權不尊自尊矣一曰裁冗員商會改歸商辦原冀力減虛費不料商辦之後其虛費較官辦倍多如坐辦氣衰年邁批牘岩延每月坐糜數百金於商務毫無裨補支應假公濟私數目紊亂其兄弟在外包娼包賭廈人有商會三大龔之謠司事

及船長等到處招搖物議鼎沸又被控有案以上各員向居晉江于情形本不甚了了因仗與總理誼屬葭莩互相汲引遂得布滿會中甚爲輿論所不容此外濫竽充數者又不乏人亟須嚴密稽核分別裁汰以免貽笑外人是亦闔厦衆商之幸也一日申定保商商會章程均經鈞部示定惟厦門至今無一知之者如評議一節須設立講台舉止言論各有定制以上始得聚會該商會既無講台言事又龐雜無章每次開會總協理每多託故缺席坐辦置若罔顧僅見一二好事之議員信口雌黃甚有因與原告或被告交好邀至密室私議者與定章大相刺謬此僅舉其梗畧其餘不合之處尙多應請飭下商會速將會章照抄挂諸會場并多刷數百部分送衆商以便互相傳視遇事較免枘鑿一日核照費華商歸自南洋收照費銀一元全年不下數萬迭被官場提用衆商不付以致近來香港新嘉坡等處代收照費之洋行往往抗繳或繳不足成商會要向質問各領事反以無權直接爲詞商會所發護照各領事亦以未經認准爲詞應請鈞部將厦門設立商務總會情形咨由外務部照會各國駐京公使聲明此係國家認准凡有轉轄皆

可直接以免外人誤會至所收照費即責成稅務司按照入口客數核計認真代收每次繳銀即併歸客數清單另抄付繳備查該款統歸商會存放除酌抽數成津貼局費外餘款悉移作泉漳兩郡公學堂之用別項不許動撥庶幾衆心翕服大局可支矣一日嚴保商自保商改歸商會兼辦防勇仍歸道署節制後官紳分界徒有保商之名并無保商之實聞泉漳一帶所派防勇遇有洋客要請護送每名需索至十餘元或四五元稍不遂欲徵特不肯護送反敢串匪類截途搶劫如安海石碼兩處尤甚似此有兵更甚無兵近聞擬將此項勇額改充警察流弊相傳恐終不利爲保商計不如悉予裁去另着各鄉各市自設鄉長市長而歸商會統轄每月酌給薪水若干卽由防勇項下動撥凡有洋客往商會填給路照責成各鄉市長按照路貼驗照註冊担任保護之責如在界內被劫或滋生事端則惟該長是問餘若維持團法及商家指案商會得有權督令地方官限期處辦逾限不辦准其據實揭叅如是則實惠可沾官商之界亦相化於無形矣一日獨貢燕燕菜一味本非閩產緣海澄公黃梧入 覲進呈燕菜指爲土產遂勒廈商按季

辦貢其實廈門素無此物不得已設立行仲於稅厘項外加抽貨仲發價香港暹羅置辦年分春秋兩貢雖領有官價爲數甚微以之抵作各署陋規尙且不敷去夏王丞堂按臨廈門考察所及代爲陳情得以改歸商會兼辦原稱擬請鈞部直接代遞所有陋規悉予裁革嗣後責令解交督署遂有補重貼水等弊與包商時無異惟年來洋商日多行仲日減甚有因避行仲改隸洋籍者以致征收愈無起色將來貽誤貢事猶小損碍商體實大應懇鈞部據情代陳請旨將此項蠲免內廷需用似可撥欸交由兩廣總督或出使大臣就地採辦勒限押解是所以紓商困正國體之一大要政也以上六端商董等爲顧全大局商務起見謹就管見所及披瀝密陳是否有當理合簽詞叩乞
貝子爺大人察核施行實爲公便湏至奉者

一社會之劣點

欲知一方社會之真相。風俗之美惡。則必先向紳富界中。察其習尙優劣。趨向高下。而後梗概以見。不啻若網提綱。如衣振領。設難盡窺底蘊。亦可得其六七。蓋凡未開

明之世。最易上行下效。默化潛移。紳富既爲一方崇尚。其勢力足能左右社會。原無足異焉。廈紳向有書紳商紳之別。書紳卽科甲中人。鄉先生之類。科舉之世。位置頗高。饒有勢力。鄉愚奉若泰山北斗。迂謹者惟向故紙堆中尋力研鑽。外此不聞他事。桀黠者則以包攬詞訟。干預械鬥。可以不求自來。坐致富厚。此風閩南數郡。大抵皆然。故紳士鮮有從事宦途者。乃自洋勢盛行。科舉停廢。彼等故業。漸見式微。廈之書紳。除頑固乖僻。仇視新學。及口是心非。模稜兩可者。不論外。其有稍露犄角。稍饒財力者。則皆重視身家。利害甚明。每作一事。必自私計曰。於我有裨。否則掉頭不顧。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所不爲者也。況乎各具城府。互相妒忌。鮮患難同舟共濟者。苟以興學開智。一切公益之舉。望諸彼輩。不啻畫餅充飢。求通反塞。此書紳之不能有裨於社會一也。若夫商紳。則皆富戶大賈。以及暴富番客之納粟得職者。其人宿願既償。希望已足。日惟聲色嗜好。以自娛樂。絕無國家民族及諸公家幸福之設想。其有慷慨未饜者。惟有名器及虛名耳。故凡捐官結納。修建廟宇。迎神賽會。雖破慳囊。擲鉅金。皆所弗恤。至若提倡實學。興辦公益。如歐美紳富之急公好義。爲國增光者。

吾見亦罕矣。此商紳之不能有裨社會者又一也。其次則十八堡之有董事。是亦紳士之附屬。原以聯絡上下。代表民情。質辨是非。備職顧問者也。前者悉以紳矜充之。然多迂腐無爲。不裨事實。僅以虛應故事而已。詎自某臧官。異想天開。懸缺求售。於是牛鬼邪神。雜沓以進。不肖者拋本求息。視同營業。甚有串通胥役。以肆其牟利手段者。今則賢愚並列。良莠不一。未可舉一概百。至若植黨營私。阿好嗜利。實則占其多數。至於獻忠社會。興利除弊。稍爲同胞一盡厥職。則前此所未聞焉。此各堡董事之不能有裨社會又其一也。嗚呼。書紳乎。商紳乎。堡董乎。同爲一方之領袖。實則無裨於同胞。以視粵滬各處之紳士。寧不踴乎遠哉。雖然。吾望之也。殷故不覺其責之也。重知我罪我。皆非所計焉。廈門之劣點此其一也。

風水一端。雖爲我國普通陋習。然鮮若廈俗之甚者。上自縉紳士夫。下迄村嫗賤豎。蓋無一事而不委諸風水。舉凡生死榮枯。窮通進退。莫不張目伸舌而相告曰。風水風水。於是乎不問貧富貴賤。凡有覓地葬親者。無不竭其畢生心力。眼力足力財力以求之。求之不獲。繼以暗竊。暗竊不遂。繼以明奪。明奪不得。繼以爭訟。爭訟不勝。其

在鄉間者。卽繼以械鬥。械鬥不息。卒釀破家蕩產之禍。蔓延貽累。恒及一族一鄉。而猶未已也。彼輩方且悍然號衆曰。祖宗遺骸。吉凶所繫。苟不如是。九泉之下。其謂我何。嗚呼。祖宗枯骨。一坏足矣。奚以爭爲。彼所亟亟以圖者。實惑於禍福之說言耳。其尤不平者。莫如勢豪大族。越山猶得禁葬。懦弱之墳。棺旁居然挖穴。地師一言。波浪旋起。至於盜骨匿骸。毀墳斷碣。種種怪象。猶其小焉者。夫廈島迴環卅里耳。今除絕壑懸崖。民居城郭。及前人業已埋骨掩骼外。所餘寧有幾何。卽不問牛眠馬鬣。吉域佳壤。但求能容七尺者。復有幾何。蓋自有生以來。繼續叢葬。已見鱗次櫛比。重疊積壓。幾無罅隙矣。而後之來者。又復探險尋幽。相續於道。故今之山民。身後僅能問津業塚。以處於壘床架屋之中。不能得一乾淨土也。平常之家。欲得一穴。非糜數十金。必不可得。富或百千元。皆爲常事。藉曰購地下葬矣。但嗣後前後左右。有無糾葛。抑沮。則又尙未可知。往往因此而起。衅涉訟。煩擾無已。以故民間案牘。風水既居大半。是亦可見陋俗澆風之甚矣。嗚呼。種種禍端。民蠹人生大累。以至阻文明。耗民力。敗風化。啓爭端。揆厥由來。則皆堪輿禍福之說。有以深中人心。而利祿薰心之徒。從而

冥冀渴想。而卒成此惡結果者也。夫風水之有無是非。前此賢者曾已著爲論說。喝醒迷妄。吾抑何暇更爲若輩說法哉。雖然。逝者如斯。來方未艾。苟爲社會公益計。必當挖起無主廢墳。駢葬一處。騰出空地。以備後來之需。非然者。則中下之家。後此必無葬身之所。此事惟須官紳合力。乃能有成。方今程度未至。民智未開。然可語諸今日之官紳者。但存有此理想已耳。廈門之劣點此其二也。

鬼神巫覡。最爲人心風俗之害。不意開化數千年之中國。猶有此等蠻風。是足異焉。

廈人

前後厦人云者。非徒專指土著。係各方僑寓經商之在厦者而言。因與地方休戚相關。理當各盡能力。共圖幸福。不得謗過卸責也。

下等社會

以及無知婦女。有病多不延醫診治。而就木偶乞靈。以故一年之中。死於神方邪藥者。莫可計數。而彼蚩蚩者。仍不悟也。曰死亡數耳。於神乎何尤。故昇神乞藥者。相續於途。日接於眼。簾耳鼓。披髮裸身。瞑目穿頰之輩。躑躅街頭。婦孺羅拜。習見不以爲怪。於是亂童得以藉神斂財。愚弄婦女。因而時出姦拐重案。不寧惟是。通衢熱市之中。白晝搭台唱戲。道途爲之梗塞。交通因以斷絕。而諂媚鬼神之輩。以至翹首企足。之徒。方且興高采烈。視爲莫大盛典。一時幸福。恬然無有。因爲告誡。止者。陋風流。

俗殊堪浩嘆。嗚呼。商界也。而不講求實力。競爭。以立於商戰劇烈之場。而惟諂神媚鬼。妄冀消災獲利。使諂事鬼神。而可消災獲利。則人人可爲人人。得以消災獲利。試問今日厦商。其果愈於他埠之商否耶。吾國之商。其果愈於他國之商否耶。甲午以後。頻年患疫。甚則年死數千。少亦數百。乃一方之人。衛生不講。傳染不禁。一任自起自滅。毫不防備阻遏。惟事種種怪誕。浪費金錢而已。不特此也。凡遇火災之後。倖獲保全者。例必設醮以禳之。大疫方熾。死亡枕藉矣。乃謀蓋神以逐之。種種劣習。牢不可破。吾無以名之。名曰涼血而已。厦門之劣點。此其三也。

今之文明國民。凡百事物。皆知公共。及個人之別。公共爲社會之要素。斯由箇人循法則合衆力以守之保之。不容或懈者也。是故歐美道旁之菓實。園林之飛鳥。係以娛衆目。悅衆耳。下至童驥。皆知愛惜。無敢任意以損之者。立私德而重公共也。道路爲人人所必由。且爲衛生之首要。故西人於路政。則必植樹木。濬溝渠。設燈光。備洒掃。立公園。張廁所。凡百要舉。此爲首務。而以利行人。却疫癘。止爭端。遏盜賊。而民人之幸福。以見。厦人不明公共個人之別。故於道路湫隘作踐。幾若專爲藏穢納垢之

具。外人一履其地。鮮不攢眉蹙額。掩鼻疾走。縱以譏誚唾罵。鄙爲野蠻。不如然。吾知厦之紳商。則必不以介意。不以愧奮何也。彼蓋私德不昌。公德不講。恬然以爲無與者也。不觀夫貿易輻輳之關帝廟。前乎地處中心。途分十字。一遇潮市。蜂屯蟻聚。擊轂摩肩。其地宜乎整潔寬廣。以利商旅矣。不謂廟外築以石檻。檻外又復租人排攤。兩人相遇。便覺擁擠。加以地據衝要。絡繹衆多。一至其中。橫衝直撞。俯仰莫由。挑負之輩。從而呼號吆喝。每至碰頭踐足。因致忿詈兇毆者。日有數起。此卽厦人惟知私便。不顧公德之怪現象也。夫該處既爲全市樞紐。胡以石檻爲乎。蓋爲酬神演劇計也。但演劇年僅數日耳。以數日之故。而貽害日日交通。遺禍無數。行旅頑僧劣董。或有所圖。原無足論。乃至官紳而亦熟視無睹。不加驅逐。斯爲可怪耳。厦市之最劣者。莫如各將店櫃。置諸滴水階下。又恐不蔽風雨。乃於屋頂各張木板席布。迎面相接。而街道以隘。一遇雨天。兩邊簷流。俱向街中傾瀉衝激。污泥飛濺四射。行路者畧移數步。身下便已淋漓盡致。晴旱之天。則又黑暗薰蒸。奇臭刺鼻。樓上藝水下滴。污人襟袂。一遇火災。則望衡對宇。犬牙相錯。無不登時蔓延。施救掣肘。壬寅大火。全市被

焚大半。方冀各灾戶懲前毖後。必能力反前轍。協議改良。實屬易易。卽不爲他人計。寧不自爲計耶。豈知竟有大謬不然者。其時廈道爲延年。曾經出洋參贊者。頗具文明思想。故於事後派人監察。凡擬重建者。令各退讓數尺。嚴禁再搭遮陽。俾毋復蹈魚池之禍。意蓋甚善也。詎有產業獨多之某富紳。及茶庄某紳。恐其於己有損。首先梗議作俑。官亦不以地方公事。開罪給紳。其謀遂不果行。烏乎。廈市以湫隘蕪穢。向爲他人所詬病。且以釀奇災。媒癘疫。一旦而天授機緣。改良杜患。千載一時。乃敗於一二豪紳之私見。遂至依然故我。同處齷齪之區。噫嘻。紳富之人格。如是如是。然則次於紳富。從可知矣。廈門之劣點。此其四也。

嗚呼。我國以教育未普。民智未昌。自朝綱以至庶事。舊染宿污。罄竹難書。苟必一一臚列枚舉。吾恐言者未終。而聽者已睡。又奚以喋喋爲哉。上之所言。係乃普通以外一部分之特別俗耳。是以不避嫌怨。不顧憚煩。以爲同胞警告。言者無罪。問者足戒。冀或觸目驚心。共圖振刷。以盡我一分子之天職焉耳。或曰。子言固矣。然吾子之所以獻忠同胞。裨益社會者。其亦可得聞乎。則應之曰。唯唯。否。否。今夫聚衆麻。不能自

爲繩。聚衆沙。不能自爲壘。必也有人焉。聯之結之。撮之團之。而後繩壘以成。可以任重致遠。可以迎鋒却敵。而衆麻衆沙之能力。於是乎顯。況天下事。必先有言論。而後有事實。言論爲實事之母。實事卽言論之歸。吾同胞苟具熱血。則必納我危言。受我警告。力祛向來種種積習。一反渙散私僻之錮蔽。發奮振勵。共謀富強。一方如是。一省如是。馴至全國廿二行省。莫不如是。而中國之移亡作存。反弱爲強。直可翹首以待矣。然今日之事。無論其爲一方。抑爲全體。凡有作爲。必待自上而下也。則甚難。由下而上也。則甚易。是以吾人湏先棄其私圖。依賴之劣性。而後乃能有爲。故爲繩必藉衆麻。築壘必資衆沙。而望所以聯之結之。撮之團之之主動者。卽賴鄙人今日曉曉之言論也。嗚呼。吾雖凡庸卑劣。而無一芥一縷之實惠實力。足以忠同胞裨社會。然而區區之苦衷。或邀知吾者所共諒也。茲并摘錄報兩則。如右。以佐吾言所未備焉。

謹告廈門人（錄福建日報）

我福建日報發刊以來。每爲福建人盡其忠告。舌敝唇焦。硯穿筆禿。非不憚煩也。

誠以本報爲福建人民之機關。有敢發福建人民之義務。是故一內政也。而議論之一外交也。而議論之一民事也。而議論之吾黨先明正義之士。實欲舉我最親愛最歌舞最神聖之福建。置於至治文明之域。而吾二千八百九十七萬之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富強之幸福也。烏乎。吾何時而見此。烏乎。吾無時而不望此。吾今無暇爲全部之福建人告。吾今先爲福建一部之廈門人告。

廈門爲本報出生之地。則本報之對廈門人也。尤宜表一腔熱誠之心。時時勸導。昔昔進言無負本報之責任。而記者於廈門之歷史之現勢。雖未能十分詳識。然苟知其一二。而不爲廈門人告者。則記者有罪矣。公等請坐且進一言。

公等固廈門人也。公等以廈門爲何人之廈門。耶。廈門者中國之一部地。而公等共有之物也。廈門之利公等之利也。廈門之害公等之害也。廈門之危險公等之危險也。廈門之平安公等之平安也。凡爲中國人者。固宜愛廈門。保廈門。計畫廈門。然未若公等直接密切之關係也。生於斯。長於斯。聚族於斯。經營於斯。聚族於斯。經營於斯。諺所謂父母之邦也。公等而不愛之。保之。計畫之。是自認非廈門人。

也。上何以對祖宗。下何以貽子孫。外何以對社會。內何以對家人。平且自思。能無愧然而何忍。令如花如錦如茶如火之廈門。腐敗若是之甚耶。

自歷史而觀之。廈門雖爲中國開關最後之海隅。據土然固福建現在第一之要港也。有明之季。鄭延平崛起安海。以廈門爲根據地。畧全閩。通兩粵。征江左。取台灣。明祀不亡。雄威遠震。儼然以島泱泱乎與天下抗衡矣。道光末年。五口互市。廈門亦在其一。漳泉人之出洋營生者。達數百萬。每年金錢自外而入者。亦千數百萬。民生之裕。富力之強。未有若廈門者。海通既早。民智應開。內本既昌。計設自異。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

若自現勢而論之。廈門雖平平無事。而岌岌乎殆哉。台澎割而外府。滄大嶼讓而門戶。開虎頭山爲日本租界矣。鼓浪嶼爲萬國共有矣。附近之星嶼。爲將來福建鐵道起點之地域而已。爲某國所租借矣。廈門人對此數事。未聞有所感情。其不肯者。則鑽營而入他國籍。反以誇耀鄰里。威爲異族。奴隸欺侮。同胞興言及此。髮指眦。裂辱國。儉何若是多耶。

吾更舉目下一大要事以告公等。公等固漳泉人之代表也。漳泉人之出嫁南洋及美國屬地者慘遭苛政而公等之兄弟叔侄親友且有身受其虐者。公等有痛癢相關之心乎。自吾視之無有此心也。上海倡議抵制美約以來內外響應士女呼號而厦門寂然也。久而久之志士黃廷元挺身設會鼓舞同人以期實行不銷美貨爲文明的排外而公等不從也。或賣美貨或用美貨公然而生阻力。顧一己之私利爲全國之公敵。苟非無血性沒腦筋之士。直木偶何以罵之鞭之而無有動心耶。

公等以抵制美約爲他人事耶。則公等誤矣。公等非中國之人耶。中國之人非公等之同胞耶。我同胞之困苦顛連無所祇告公等聞之而能寢安食甘耶。夫使中國之人而盡如公等則中國爲無人將見國亡種滅而公等能獨存耶。猶太之流離波蘭之束縛印度之奴隸公等視之其有恍然驚耶。近世滅國新法非僅改朝易姓於民族仍無害也。種界之爭於今爲烈優勝劣敗天演昭彰公等不信胡不一閱新書便知吾言之不謬也。且吾望公等之抵制美約也非欲公等之殺身破

產也。但能各抱一不銷美貨之心。互相勉勵。力爭到底。美人雖暴。憂其自國商業之損害。必能就我。圍籠破棄苛約。我同胞得慶更生。是公等之賜也。且我中國之無團體也久矣。失土地。賣人民。棄權利。層見疊出。書不勝書。謂皆爲政府之罪耶。則政府難辭其咎。然而人民亦有罪矣。何也。國家者。人民公有之物也。人民者。有監督政府之責也。公等廈門人而不籌所以保廈門之安全。一任行政者之混瞞。腐敗是公等先放棄其責任也。吾欲爲廈門計。則千端萬緒。言之或生厭聽。而現在所最急要者。有兩問題。

一曰。學校。比年以來。教育競興。而觀全國之中。莫如福建之廢弛。觀福建全省之中。又莫如廈門之廢弛。夫廈門爲福建之巨埠。而海通最早之域也。不知者以爲廈門文明之程度。當勝他埠。而孰意更無一完全之學堂也。且夫廈門非無學堂也。若英華。若同文。若東亞等書院。及教會所設之小學。女學。視之亦有可觀。然其教育權操諸外人。而於中國前途。仍無大補也。夫教育之要。素在乎發揮愛國之精神。鼓勵獨立之志氣。非謂穿西服。識洋語。便自命爲有用之材也。然而廈門現

有之學堂。其主義可謂之牟利的。而不可謂之公益的也。何也。子弟之入學也。勤苦數年。幸得畢業。父兄之所希望。師長之所引薦。買辦也。繙譯也。樂矣。幸矣。蔑以加矣。國家之存亡。地方之利弊。與我無關。漠然置之。其卑狡者。則爲外人之漢奸。嚙同種而爲快。吾睹其人。髮指皆裂。廈門學堂之成效。其怪象。乃如斯公等。豈無聞見耶。公等而有心桑梓也。則以廈門之富庶。設立十所之完全學堂。尙易。况一所乎。然自客年以來。則有改書院爲學堂之議。而延至於今。書院廢矣。而學堂仍未設也。官吏置之公等。亦置之乎。公等之未舉行者。非曰欸無可籌。耶。然試問外人設學。廈門之時。公等。非無捐巨金建校舍。以博董事之美名。耶。胡以外人設學。公等。乃若是之慷慨。中國自行設學。而公等。竟若是之退縮。耶。夫使公等。而果有心設學也。則書院現成之欸。可用也。商政局徵收之欸。可提其十之二三爲補助也。以地方之公欸。辦地方之公益。而公等。胡不爲耶。從前之推諉。猶得曰。官斯土者。無有興學之心也。今則興泉永道姚文倬氏。夙以興學爲己任。其竭力贊成者。可知也。公等際此絕好之時。機而不急起力行。後悔將何及也。烏乎。人才爲強國。

之。本。而。學。堂。則。造。就。人。才。之。地。廈。門。而。無。學。堂。則。廈。門。必。無。人。才。公。等。對。於。國。內。之。士。夫。能。不。愧。恥。乎。此。吾。所。謹。告。之。問。題。一。也。

一。曰。道。路。廈。門。道。路。之。腐。敗。爲。世。界。所。絕。無。亦。爲。中。國。所。僅。有。塵。芥。滿。地。污。泥。沒。足。臭。味。差。池。薰。蒸。觸。鼻。行。者。視。爲。畏。途。且。笑。罵。之。鄙。夷。之。而。公。等。豈。不。知。耶。公。等。以。爲。自。家。清。淨。門。以。外。可。不。之。計。是。公。等。無。公。德。心。矣。夫。道。路。爲。衛。生。之。本。而。行。政。者。之。大。事。也。文。明。各。國。以。整。頓。道。路。爲。行。政。最。重。之。要。務。卽。在。中。國。古。時。且。設。專。官。以。執。行。之。公。等。卽。不。師。今。制。豈。并。古。法。亦。忘。而。任。其。腐。敗。至。是。極。也。然。而。廈。門。官。場。亦。設。有。清。道。局。矣。而。一。視。本。埠。街。道。有。一。處。之。平。坦。清。潔。耶。又。以。商。鋪。之。櫃。侵。佔。路。旁。小。販。之。擔。排。列。道。側。行。者。已。不。能。自。由。尤。可。惡。者。則。樓。上。居。家。任。意。傾。下。污。水。雖。屬。晴。朗。之。天。而。街。上。無。時。不。濕。若。稍。一。下。雨。則。溝。渠。水。溢。交。通。塞。斷。以。華。洋。雜。處。興。盛。之。廈。門。而。表。面。之。腐。敗。已。若。此。若。其。內。容。必。有。十。倍。之。腐。敗。者。矣。烏。乎。公。等。而。自。認。爲。廈。門。人。則。宜。嚴。立。章。程。厲。行。清。潔。自。一。家。以。至。一。街。一。街。以。至。一。保。一。保。以。至。全。埠。各。子。其。事。互。相。助。也。其。有。已。去。警。則。令。一。罪。共。罰。之。商。

鋪之櫃移於店內。小販之擔聚於市場。如是而道路仍不清潔者。吾不信也。夫鼓浪嶼亦中國之地。但爲洋人租界之故。而道路竟如是之整齊。以廈門視之。誠有天淵之判。而公等豈無觀感乎。公等而有感。觀則公等必不任廈門之腐敗也。此吾所謹告之問題。又一也。烏乎。吾之不憚煩言。以瀆公等之聽者。誠有不能已於懷者也。韓子曰。知而不言者有罪。言而不當者亦有罪。夫吾言之當否。則在公等之判斷。若吾有知而不言。是吾有負記者之天職矣。且吾雖非廈門人。而於廈則有痛癢相關之深切者。蓋吾亦中國國民之一分子。而視廈門爲第二之故鄉也。若公等則生於斯。長於斯。聚族於斯。經營於斯。其比吾之愛廈門。保廈門。計畫廈門。應有什百之熱誠也。然而吾觀之。公等其所作爲。竟有與吾意料相左者。他者勿言。以學堂道路二事而言。則公等有關心之否。公等而有關心之廈門之幸也。公等或因吾言而後有關念之。尤廈門之幸也。然而吾所深望於公等者。尤在能實行其事。以副關心之心也。廈門重大之事。且有倍於學堂道路二者。吾今亦無暇言也。公等而有欲聽者。焉請於明年報上條晰陳之。

論福建人無振作之氣（錄福建日報）

嗚呼。吾大不解於吾福建人。當茲舉國之人。咸能汲汲以求自存之日。何乃他無所務。而惟死亡之是待也。夫天下無可亡之國。惟其人不自治。而其國遂終於不救。天下亦無易以滅亡之大國。惟其國之一二區域。有不自振作之民。而其地亡。而其害遂波及全國。嗚呼。吾觀於福建人。苟且偷安之狀態。不能不肅然而悲。悄然而恐也。

吾福建有四萬一千三百方里之土地。有二十二兆一億九萬又五百餘人之衆。物產繁庶。寶藏充溢。且其地據東南濱海之區。擅經商之利便。而人民又皆長於服買。出沒於南洋羣島。以與洋人爭利者。惟吾閩人爲多。若是乎。使吾福建人。而能奮發有爲。豈第足以固吾國東南之保障。將導全國之先路。以求富吾中國。而因以強吾中國也。非然者。則福建危。而中國亦危。何言夫福建危也。福建者。政府所視爲不甚重要之地。觀其歷來。簡派閩督。皆以昏眊庸碌。甚以荒謬乖僻者充之。歷數近三十年來。之閩督。爲楊卞。譚邊等。皆諸

臣中之駑駘下駟耳。若斷送我閩。幾許之權利。幾絕我閩全省之命脈之訖。氏與被劾奪職之魏氏。則皆以謹譎至閩。其差強人意。力求恢復利權之李督。則奪而去之。若恐後焉。則政府之不甚愛惜吾閩。亦於是乎見矣。且夫甲午之割地。何以必於臺灣。夫非以其荒遠無甚關係於中原哉。是故福建而不能自存。不能自保。則福建之土地之利權。皆不可必政府之能爲吾保也。此福建可危之說也。

曷言乎全國危也。各國之於吾國也。無不以得我之利益爲目的。甲國得我利益。則乙國卽援利益均沾之說。以要求同等之利益。以維其鈞勢。如德取膠州。而旅順大連威海衛九龍廣州亦相繼胥失。其前事也。我福建而不能自保。不能自存。無論其爲無形之滅亡。爲有形之滅亡。其影響必至於全國。皆被其累。可斷言也。又况福建不能自保。則東南之門戶失。卽咽喉爲人所抗。不特兵事上人可制我之。死命卽商業上亦可制我之死命矣。是則福建而再有失地失權之事。外人果紛起而要求得同等之利益於他省也。全國固受其病。外人卽不紛起而要求同等之利益於他省也。全國亦受其病。此福建危而全國亦危之說也。

是則我福建人所宜蹶然而興奮然以起汲汲然力求所以自存之道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而。不。敢。有。絲。毫。之。情。氣。致。使。吾。中。國。卒。可。寶。至。可。愛。之。福。建。竟。日。即。敗。壞。以。底。於。危。亡。矣。而。何。意。吾。閩。人。固。依。然。醉。生。夢。死。歌。舞。酣。嬉。曾。未。嘗。有。居。安。思。危。之。想。念。乎。嗚。呼。吾。福。建。人。特。未。之。思。耳。福。建。者。乃。吾。全。國。中。最。易。陷。入。悲。境。之。一。地。不。似。他。省。之。易。可。保。全。甲。申。之。役。水。師。殲。滅。而。全。省。人。民。幾。至。有。屠。戮。之。禍。者。福。建。也。甲。午。之。役。戰。敗。乞。和。而。割。棄。土。地。撤。去。屏。障。致。強。鄰。實。逼。而。處。此。者。福。建。也。乃。至。日。俄。交。戰。之。餘。而。國。中。竟。有。政。府。將。割。福。建。以。易。回。滿。洲。之。惡。耗。雖。事。後。而。觀。知。其。爲。捕。風。捉。影。之。談。然。天。下。事。爲。人。心。之。所。偶。涉。人。言。之。所。能。道。者。必。皆。非。理。之。所。必。無。也。嗚。呼。稽。我。全。國。孰。有。如。福。建。之。最。多。難。最。危。險。者。哉。吾。謂。吾。福。建。人。經。一。度。之。患。難。必。增。一。度。振。作。之。熱。心。歷。一。番。之。危。險。必。進。一。籌。自。強。之。經。畫。而。孰。知。事。過。境。遷。固。已。早。置。甲。申。之。事。割。台。之。事。及。去。年。奇。駭。之。險。耗。於。度。外。矣。嗚。乎。吾。其。如。我。福。建。何。哉。吾。其。如。我。福。建。何。哉。

吾福建自比年而來愛國之士其數驟增乃至販豎備夫亦知愛羣之大義其青

年。之。士。更。能。勤。學。業。端。品。行。立。志。高。遠。行。事。磊。落。說。者。皆。謂。建。大。功。立。大。業。者。必。將。於。是。乎。賴。不。可。謂。吾。福。建。之。無。進。步。也。雖。然。不。足。恃。也。自。古。一。國。之。存。亡。專。視。其。實。力。之。足。以。自。固。與。否。一。國。有。然。卽。一。方。亦。莫。不。然。吾。中。國。每。棄。一。藩。屬。每。割。一。土。地。莫。不。有。仁。人。義。士。撫。膺。扼。腕。慷。慨。激。昂。以。思。反。抗。而。卒。莫。如。何。也。有。其。志。無。其。力。也。安。得。曰。我。福。建。熱。心。愛。國。之。士。既。日。益。多。必。能。出。死。力。以。衛。我。中。國。之。一。塊。土。可。無。患。也。必。也。舉。我。福。建。之。人。皆。有。振。奮。之。心。又。必。本。此。心。以。達。於。事。實。舉。凡。有。害。於。我。福。建。之。事。必。悉。力。以。務。去。之。有。利。於。我。福。建。之。事。必。實。力。以。經。營。之。身。可。殺。也。家。可。滅。也。而。福。建。之。權。利。絲。毫。不。可。以。讓。人。也。利。可。無。名。可。無。也。而。吾。福。建。所。以。自。存。之。事。物。必。不。使。有。其。一。之。不。舉。有。其。一。之。不。備。也。合。團。體。以。籌。之。協。衆。力。以。舉。之。凡。足。以。保。我。利。權。固。我。疆。圉。之。事。爲。他。省。之。人。所。能。行。者。吾。亦。必。做。行。之。他。省。之。人。雖。未。能。行。而。在。福。建。有。必。不。可。緩。者。吾。亦。必。創。行。之。是。之。謂。振。作。是。卽。福。建。所。可。恃。以。存。也。而。願。我。福。建。人。則。何。如。者。

以。言。紳。士。則。彼。以。半。生。來。浮。沉。於。至。險。悲。之。宦。海。歷。幾。多。之。危。難。受。幾。許。之。濁。氣。

乃博得今日之處華屋。飫稻梁。衣文繡。擁佳麗之厚福。方將逍遙林下。樂其餘年。時或乘機伺隙。出其勢力。以爲其子孫增殖百年之產。而預闢登進之途。斯已遂其素願矣。乃若江蘇紳士之力求教育之普及。力求實業之振興。廣東紳士之鼓舞鄉人出資集股。以求尅日興築鐵路。四川紳士之力保路權。上海紳士之力行地方自治制度。自吾鄉先生大老觀之。靡不祝爲多事也。是故爭教育之權爲私利也。（聞學區議起。衆欲舉某甲紳爲長。某乙紳曰。彼旣接辦許多學堂。亦須留些與我接辦。何得盡龍斷之也。）賀路權之握爲私利也。（聞陳紳得總辦全閩鐵道之命。賀者麇至。皆爲陳賀。無有爲福建喜者。）而福建之可保存與否。彼固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嗚乎。紳士如此。則我福建之保存。其可冀哉。其可冀哉。向者吾嘗謂吾中國民權。雖未發達。然地方紳士。猶有左右政界之能力。不得罪於巨室之一語。幾爲地方官吏辦事之指南。是故地方紳士。而有振作圖強之思想。即使官吏皆盡闕茸。而地方亦不雖蓬勃而振興也。吾福建之搢紳先生。乎。倘亦慮喪亡之禍。而急起而圖之乎。則吾言爲過固吾之所禱。祝而求者也。

以言志士則愛國之赤誠可以貫日月而昭天地。懷抱大志苦心孤詣必欲挽救吾國之危亡者亦固有人。然其卑鄙齷齪以摭拾維新自強之語爲衣食之媒。皇皇然惟計堂長教員之位之得失孜孜然力求校士館膏伙之必獲而舉。凡吾福建利害所關命脈所係之大問題皆置諸腦後者（如三府礦權之實行收回水亭厘金之抵押某要地之租借與某國合資銀行之計畫皆漠然對之是也）則更不少其人也。嗚乎我福建之志士其死矣我福建其無望於今日之所謂志士者矣。是故直省志士之提倡國民捐江南志士之提倡徵兵會粵東志士之輿播紳合力提倡認買鐵路之股票江蘇志士之奔波各府州縣以實行私塾之改良在吾閩之志士視之幾何不笑其狂愚不目爲多事者。嗚乎我福建之志士其死矣。雖然吾不願吾言之中也。使吾福建之志士果能奮然而興力促我福建之進步力保我福建之權利則失言之咎吾甘坐之也。問我志士其有以聞執予口否也。

以言商人則近年來亦頗有人焉。知商人有爲己國殖利之天職而思與外人競

爭於商戰之場以求達我富國之目的者且抵拒苛約之事吾福建各社會之人莫不淡然若忘使其事漸歸於泛散而商界中人則獨能終始不渝力鼓勇氣以爲數十萬無告之同胞之應援當此美國公正派方且不敵工黨之勢焰之日而閩商乃能力持前議使彼得所藉口以對橫暴之工黨以刪除其有玷文明名譽之苛約中外之人皆將欽吾閩商界之有毅力也夫詎不可差強人意乎然吾所尤望於商界者則結合同業爲各團體而更合各團體爲一大團體以爲吾閩求長遠之謀建盛大之業而不願其斤斤然行一二可稱之事遂自謂已盡吾天職也彼廣東之七十二行猶吾齊也乃居然代表全省之人操地方上興利除弊之權以與大吏相抗衡贖路之款築路之資商界之士登高一呼千萬金錢咄嗟立辦其奮發有爲之概爲何如乎而我福建之商人則三府之礦期滿屢約與粵漢鐵路之廢約無以異也而曾不聞開會籌議實行收回之辦法全閩鐵路總辦派定後其須預定籌款集股之辦法與粵漢鐵路事無以異也而曾不聞開會協議以助紳士之經營嗚乎我福建商人之無振作之氣亦於是乎見矣夫使我福建

之。商。業。中。人。無。愛。國。之。心。無。愛。羣。之。想。則。我。亦。何。必。有。所。責。望。於。彼。乃。吾。觀。其。近。時。之。舉。動。則。既。能。駕。各。社。會。而。優。尚。之。矣。而。竟。於。吾。福。建。存。亡。盛。衰。之。所。繫。者。而。皆。漠。置。之。吾。不。能。不。深。惜。之。也。

以。言。農。工。則。更。全。不。知。國。家。爲。何。物。惟。日。勤。勤。以。糊。口。食。安。知。所。謂。振。興。農。工。業。以。求。地。方。之。興。盛。而。因。以。致。國。於。殷。富。哉。告。以。有。農。田。之。新。法。可。以。盡。土。地。之。力。使。所。產。十。倍。於。舊。法。彼。農。者。瞭。然。不。敢。信。以。爲。有。也。告。以。國。家。興。盛。必。由。商。業。商。業。興。盛。必。由。於。工。業。之。進。步。必。先。工。藝。改。良。力。求。精。巧。使。製。作。之。物。品。足。以。慊。外。人。之。心。賺。外。人。之。利。而。後。商。業。可。以。暢。茂。彼。工。人。必。將。曰。我。儕。小。人。朝。不。謀。夕。又。安。知。遠。大。之。計。哉。夫。以。我。福。建。農。產。之。品。物。類。繁。多。甲。於。全。國。而。手。製。之。品。如。漆。器。則。精。美。甲。於。全。球。若。銅。品。鑿。銀。品。刺。繡。物。皆。爲。外。人。所。視。若。珍。寶。者。果。使。農。工。中。人。各。聯。其。本。業。立。爲。學。會。研。求。改。良。進。步。之。方。則。不。難。變。福。建。爲。富。盛。之。區。而。奈。何。其。狃。於。故。習。而。封。於。故。見。也。

以。言。慈。善。家。則。其。所。務。者。除。敬。節。育。嬰。及。施。濟。貧。窮。等。事。尙。稱。切。實。外。而。其。餘。則。

皆擲有用之金錢於虛渺無泊毫無實益於人之事也（如惜字放生普度等等）求其能如廣東之八大善堂與紳界商界學界互相挈提力求舉辦地方公益之事業保存全省之利權以救國救民爲目的不規規於小惠之施行者蓋渺乎其未聞焉（記者前曾作告善社諸君子文刊刻數萬分分布各處而市於廣東者尤多并曾刊登壬寅年某月閩報願慈善家一檢閱之也）嗚乎我同胞之所以多陷於困苦顛連之境而勞我慈善君子之顧郵覆育者以地方大利不能自興以致小民生計艱難而又民智不開人民無自求生活之技能所致也倘使長此不變則小民困厄之苦將有百倍於今日者我慈善之君子乎奈何不以振興地方保全疆圉者爲行我民胞物與之仁而引爲己任也

以言婦女界其一無所知惟酒食之是議者吾亦不必深責乃若者遊學於外也有年矣若者披覽新學新理之書也有年矣扣其所志靡不曰吾將爲羅蘭夫人也吾將爲貞德也吾將爲蘇菲亞也吾將爲批茶也卽不然亦且曰吾將以振興女學爲己任以盡吾國民一分子之義務也雖然其言固如此矣而觀其所行則

自施蘭英女七獨能破數千年之錮習開一度之演說會外未聞有出而倡說女學鼓勵女界同胞共起而爲救國之英傑者彼其心豈不曰吾閩風氣尙未大開驟然以婦女奔走於當世之務不免爲社會所駭怪而豈知女界不自振作是我福建二千餘萬之同胞已去其半即使各社會皆能振作吾猶懼吾國東南之坏士終至於莫保也而况乎如右所陳則固皆坐而待斃也嗚乎雖欲無危不可得已。

以言夫旅外者則以彼之閱歷多見聞廣其明於國家與個人之關繫也固爲蟻居內地者所不及然舉其對於桑梓而能力求所以裨益之者則不過有若旅滬者之尙能留心於本省之權利而常與政府爲不肯假人之爭抗有若旅南洋之富商尙踴躍於鐵路之入股有若旅居江南北京者之尙能有閩僑學校之計畫舍此而外則無聞也嗚呼吾觀於粵漢鐵道之事各地粵僑皆能開會集股以贊其成而吾閩之旅居各處者則幾若視鐵道爲陳紳之家事而曾不聞其亦如粵僑之極力集股以朝尅日興辦不致地方權利有終至喪失之虞嗚呼吾旅外之

閩人豈不知鐵道之克興辦與否實福建盛衰安危之所繫乎何其無振奮之氣至於如此也

雖然天下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吾以不自振作責同胞吾之所以裨助於吾福建者何在矣吾方且自怨自艾自泣自傷之不給而何暇責人顧吾之自怨自艾自泣自傷但覺吾身對於我國對於我國之福建種種未能盡其責任其罪若不勝誅者吾之愛我中國吾之愛我中國之福建之摯也吾自責吾自不能不以責己者責吾同胞即不能不以望諸己者望諸吾同胞何也中國之福建固吾與同胞共之者也吾之愛之也如此吾度吾同胞之愛之也亦必如此吾並敢信吾同胞之自怨自艾或較之吾而更有甚也雖然吾知其當言吾第言之而已吾同胞其將聞吾言而有所感動乎抑或鞭之不痛策之不動乎皆非吾之所計及也